

第41届楚才写作大会特等奖作品展示

## 枕边的药瓶



作者:张馨逸  
学校:武珞路小学  
年级:六年级  
指导老师:王湘丽

写你最熟悉的事,用你最真实的感受,真正做到我心手合一。



图片由AI生成

### (一)当爱戴上侦探的眼镜

四月的一个星期六,诊断书来了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那天原本全家要去东湖骑车,早饭后妈妈正在收拾出游物品,突然接到大伯的电话,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:“现在都来我家一趟。”

诊断书平静地躺在玻璃茶几上,大人们围着茶几坐成一圈,影子投在纸上,像给那些黑字打上了阴影。我踮脚看见最下面一行字:中度抑郁及中度焦虑。

客厅被沉默笼罩着,饮水机“咕咚”一声,吞下空气。

“会不会是……”姑姑顿了顿,“现在的孩子都聪明,网上什么症状查不到?听我同事说,她闺女就是不想上学,装头疼……”

“胡说!”伯母突然提高音量,手却抖得厉害,“我儿子上学期还是三好学生……”

那一刻,所有人都看向哥哥。

他蜷在沙发最深处,抱着膝盖,像个超大号婴儿。窗帘缝隙漏进来的光,正好切开他的侧脸,一半在光里,一半在阴影里。光里的那只眼睛,空荡荡的。

大人们开始低声讨论,词汇像玻璃珠在瓷砖上滚动:青春期、学业压力、逃避机制……大伯是大学老师,他甚至拿来纸笔,画了个流程图,试图用逻辑推导出儿子生病的原因。

看着那条越画越长的逻辑链,我突然觉得,大人们好像戴上了一副奇怪的眼镜,透过镜片,哥哥的痛苦仿佛化成了一道待解的证明题。

### (二)那个闯祸的药瓶

哥哥休学在家的第71天,窗台上的空药瓶已经排了一整列。

哥哥几乎不出卧室门,与任何人都零交流。伯母急了,说她什么办法都试过了,仍然无法改变哥哥一点儿。

那天,哥哥的姥姥病了,要住院,伯母全家轮流陪护。轮到伯母那天,她决定让哥哥代替她照顾姥姥。毕竟他是她姥姥从小带大的,和姥姥最亲。伯母猜想,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契机,能让哥哥“自然地”走出家门。

推荐词

特殊的孩子、爱的疗法……在干净、细腻的文字串联、加持下,文章充满了纯净、悲悯和温暖的美感。

观察力、表现力惊人的小作者,以家族“哥哥”的故事,为我们完整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少年病例,兼具文学、医学、教育学等多重价值。

真正打动人的,从来不是人世的无奈、无常,也不是苦情,而是当不幸降临,凡人那些坚韧的努力、不离不弃的真爱 and 由此带来的希望微光。

——楚才评审团

### 小作者访谈

## 张馨逸:好作品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

哥哥床头摆放的各种各样、密密麻麻的药瓶。这一幕曾让张馨逸非常震惊,又十分心疼哥哥。

“这几年,我作为旁观者,目睹了家人从困惑不解、格外焦虑到慢慢理解、温柔陪伴的全过程。本以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离我非常远,现在竟真实地发生在我身边,给我的感触太深了,我想写下来。”张馨逸说,熟悉的经历、真切的感觉,自己很快进入写作状态,屏蔽外界的一切嘈杂,专注地创作。这篇源自现实生活的特等奖作品《枕边的药瓶》,2000多字一气呵成。

“当时灵感的爆发、真情的流露,用文思泉涌形容特别合适,写的速度跟不上脑子思考的速度,感觉手都快抡出火星子了。”她说。

张馨逸从小就“五感”灵敏,对声音、味道很敏感,从二年级开始学习声乐。她也特别喜欢写作,喜欢在脑海里写诗。这个自言性格有点内敛、情感不太外露,然而共情能力很强的小姑娘,会寄情于写诗和音乐,把情感通过诗句或词曲表达出来。

小小的她,已经自己作词作曲,创作原创歌曲,抱着吉他自弹自唱。她说,作词很像写诗,把她爱好的音乐和写作融合到一起了。她还写了3部小说,一部描写友情,一部是科幻故事,还有一部是冒险主题。

她甚至有一套自己的写作观和方法论:“首先是真实感,我的小说素材来源于对真实生活的观察。其次是克制感,我在细节上都有留白,不想把话说满,不想把情

感一股脑地表达出来,想给读者留一些感受和遐想的空间,这样,文章才有空气感。”

籍贯吉林、生于湖南、长于福建的张馨逸,四年级时随父母工作调动转学到武汉,连续三年参加楚才写作大会,写的都是情真意切类题材,第一次三等奖,第二次一等奖,今年特等奖,“我真心感觉自己有很大进步,观察生活更加细致,描写更加细腻。”

她说:“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比较宽松,不会催促我写作业了,该干什么了,家里的氛围轻松愉悦,我可以干任何我喜欢的事。我看书是大杂烩,不挑食,文学艺术、新闻时事、心理健康、前沿科技都爱看。你永远不知道积累的知识,什么时候会跳出来帮到你。”

(采写:胡蝶)

## 带刺的玫瑰



作者:柳子琪  
学校:光谷汤逊湖学校  
年级:初一  
指导老师:张春娥

留心生活,书写真心,少年自有少年文。



图片由AI生成

阳光在窗外酿出橙黄的琼浆,教室里喧嚷起来。我再次蹙起眉头,目光落在那角落:她又在给他们分享午餐了。

她总是将不长却柔顺的头发扎成低马尾,细细的眼镜框因为戴久了,被磨掉了一些漆,镜片却永远是无比干净的——她每每刻都会在校服口袋里携着叠得方方正正的眼镜布,不时便会掏出来,用她那双像盛着淡蓝湖水的眼睛盯着取下的眼镜,轻轻拭去镜片上细小的灰尘和雾气。但是,这不是重点,重点是她在没有一点原则可言。

比方说现在,她刚把绿色的保温饭盒拿出来,便受到了十几双“探照灯”的注视。她嗅了嗅从饭盒里钻出来的热气,又迟疑着看看那十几双渴求的目光,刚抿了抿唇,那十几位同学就讨好地笑着,凑到她身旁。

“那个,我刚想起来,我今天好像忘带饭了啊……”一个满腮堆着肉的男生舔舔嘴角,小眼睛却盯着那饭盒。

旁边几个人也疯狂点头,一脸真诚地望着欲言又止的她。我刚低头吃了口青菜,就听见她说:“那……行吧,你们自己尝一点。”

我一呛,咳了咳,默默无奈——就因为妈妈心疼她,每天都变着花样给她做午饭,不少人干脆仗着她好说话的性子,天天来蹭她的饭。她对此还真没一点脾气,每次饭菜都被抢走一大半,最后她只得默默地低头吃掉那少得可怜的饭菜。

原以为做高中同学就缘分不浅了,没想到大学又考到深圳的同一所学校。

那个秋日午后,第一次在校园里遇见她。一样的低马尾,但头发长了些;一样干净到没一丝纤尘的镜片,但好像换了架黑镜框;一样瘦,神色总是淡如水。

我想现在应该不会再见她给别人“分享”午饭了吧,于是假装轻巧地走过去,开了口:“嘿,好巧,没想到你在这里。”像是在安静的午后突然被花香熏醒,她肩膀抖了一下,站住了,等看清我是谁,便弯了唇:“啊……是好巧啊,班长。”

她还是叫我“班长”。气氛有点尴尬,于是我主动提出叙叙旧。

她也答应了。我随意地问了一句:“为什么来深圳啊?好像你的成绩可以上华科大的呀。”

推荐词

想象力、虚构能力堪称优秀。第一人称“我”,从旁观者、点醒者到守护者、伴侣四重身份合一,完成从观察到介入、从提醒到相守、从少年到成年的叙事闭环。结尾部分女儿的出场,颇有点欧亨利味道。

全文没有华丽的辞藻,情感克制而深沉,语言冷峻平和,一系列的细节、反差与呼应,把一个女孩从“软弱老好人”到“带刺玫瑰”的成长、转变过程写得鲜活动人。

——楚才评审团

### 小作者访谈

## 柳子琪:写作是一场向内的跋涉

“阅读充实、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,它就像是一阵带着花香的风,让我的生活变得甜美,变得更有意义。”才情满怀的柳子琪始终以阅读滋养自身,在读书、读生活、读自我的三重阅读中不断夯实写作底蕴,用文字记录思考、书写成长。

《简·爱》《城南旧事》《长安的荔枝》……柳子琪说,不同类型、不同年代的书籍,她都会细细品读,不仅认真标注、摘抄积累,还会反复咀嚼玩味,揣摩人物塑造、语言风格、结构布局等写作技巧,内化为自己的文字。

《带刺的玫瑰》中,省略带过二人相恋、结婚的内容,留白使情节更为紧凑;末尾由少年的旁观视角转向成年回望的亲历视角,增强文章的层次感……这些巧思都是柳子琪从丰厚的阅读积累中慢慢琢磨、大胆尝试,最终融入自身创作的结果。

生活是创作最好的沃土。同学们的细微举止、街巷边的市井烟火、家人相处的琐碎日常、师生相伴的温暖瞬间,都是她的创作来源。有感于

自己和有些同学因一味退让、无底线包容而内耗委屈,柳子琪便借“带刺的玫瑰”发出心声:真正的温柔要带着保护自己的锋芒。

语文老师张春娥感慨:“身处人工智能时代,标准化的文字缺少温度,唯有依托深度阅读、扎根真实生活的文字,才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”她引导柳子琪坚持深度阅读,留心生活点滴,让她在文字与生活之间找到了最自然、生动的连接点。

写作的过程也是审视内心、读懂自我的过程。在写作路上,柳子琪不断回望来路,复盘成长:三年级第一次参加楚才时,写的都是大白话,语言不优美,没有获奖;五年级再参加,又过于追求语言的华丽,还是没有入围。如今,她走出了堆砌华丽辞藻的写作误区,向内审视促进写作观念的蝶变,在文字中梳理情绪、沉淀感悟。

“人各有各的平仄,但我希望你拥有高尚而非廉价的善良与爱,做一朵带刺的玫瑰”,获奖作品中的这句话正是她读懂自我的成长印证。

(采写:周鲲)

本版统筹:胡蝶